1854年麥都思和施敦力開始將其代表譯本譯成南京官話，1857年1月21日麥都思逝世，同年這本南京官話聖經出版，可惜來不及做他臨終前最後的獻禮。

麥都思的晚年在上海渡過，我們不知道他是否著作了有關上海話的作品，但早在1847年他便曾經用上海話將約翰福音翻譯過一次。

麥都思也早在初抵南洋的時候就學會了廣東話。他在《福建方言字典》的序言中說，在南洋的福建人和廣東人彼此間也不能溝通。麥都思常常爲這兩個相鄰省份的華僑充當翻譯㉘，可見他會說廣東話。

麥都思不但具有非凡的語言天才，並且是當代最偉大的語言學者：

衛三畏在一篇評介裨治文所著“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”（1841）時簡介當時的漢學界說：

「在世的所有（西洋）漢學家之中，沒有一個人比得上他（麥都思）。」㉙

至於馬禮遜只是一筆帶過。由我們看來，當時已死的前輩馬禮遜的語言學成就，其實遠不及麥都思，不論從質與量來看，從深度與廣度來看，都不妨做這樣的評判。所謂「前修未密，後出轉精」，這其實是很自然的事。

可是麥都思的成就被他的先行者馬禮遜搶盡鋒頭，他的名字反而很少人知道。村上嘉英說：

「即使他的名字被馬禮遜的盛名所掩蓋，使得人們忘了他是個漢語語言學家，但是做爲一個漢語方言學家，他的名字將永不

磨滅。」㉚

麥都思的拼音方案大部份採用馬禮遜官話字典的英文式拼音方案，這套拼音方案最初爲英語系傳教士所普遍採用來描寫各種漢語方言。“Chinese Repository”雜誌也採用它。但衛三畏自1835年8月起每年都發表論文提倡改爲羅馬式拼音方案，1842年他在“Chinese Repository”雜誌發表“New System of Orthography”之後，“Chinese Repository”便都改用這套羅馬式拼音方案。後來打馬字（Talmage）、羅啻（Doty）、杜嘉德（Douglas）、甘爲霖（Campbell）都用羅馬式，遂成教會傳統，麥都思的拼音方案在今天乃變得令人十分陌生而怪異。但麥都思所創用的聲調符號，仍被上述諸家乃至今日教會所沿用，甚至假名拼音方案也加以沿用，他如潮州、客家方言字典也都採用作爲調類符號，這套符號幾乎成爲南方漢語方言的共同傳統，這可以說是麥都思對近代漢語方言羅馬字記述法最大的貢獻。

2. 著作緣起

2.1 麥都思（W.H.Medhurst）的這本《福建方言字典》是目前所見最早的一本閩南語字典。序言（Preface）所署時間是1831年7月29日，可斷爲著作完成時間。據衛三畏（S.W.Williams）所言，本字典開始排版於1831年，但封面所署時間是1832年，大概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出版部（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's Press）排到封面的時間。卷首小啓（advertisement）署年1837

年6月1日，應當是印刷完成正式出版之前所寫文章，故可斷定1837年爲正式出版年代。易言之，從著作完成到正式出版，經過六年的時間。其間因183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解散，排到 320頁時不得不中止。1835年麥都思到廣州接替馬禮遜遺職，募了一些資金才完成印刷。整個排版過程中麥都思都不曾參與校對，所有校對工作由馬禮遜父子負責，因校對不精，錯誤不少。

2.2 麥氏在序言中自稱編纂這本字典時未曾到過中國。他東來前學的是官話，但當他到了馬來亞，才發現絕大多數的華僑都不懂官話，五百人的中下層民眾沒有一人懂得十字以上的官話辭彙。1818年，也就是謝秀嵐出版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的那一年，他開始把興趣轉移到福建話（即閩南語）。1820年他蒐集了一些詞彙，在麻六甲發表。1823年他擴充篇幅，送到新加坡，欲由新加坡協會（Singapore Institution） 資助出版。但原稿一直被束諸高閣，輾轉送到麻六甲、檳榔城，1829年又原封不動地回到作者手中。在此期間，作者的閩南語有很大的進步，於是增加了數千個漢字，達 12000字左右，並在重要詞彙上引用了一些中國古典作爲例句，逐字注音，並翻譯爲口語漳州話，交由在澳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（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in China）出版。

2.3 序言中說這本書是以1818年所出版的漳州韻書《十五音》（sip gnoe yim ） 爲藍本。他注意到福建話的口語和書面語有極懸殊的差異。《十五音》以紅字表讀書音，以黑字表白話音，

在這本書中則以羅馬字體（roman letters） 表讀書音，以意大利字體（ italics）表白話音。依筆者檢索一過，發現這本書和《十五音》一樣，是以文讀音爲主，以白話音爲輔，若有文白同讀（在漳州音爲同音，在泉州或潮州不一定同音）則仍歸入讀書音，以羅馬字體表記。

2.4 序言中說閩南語韻書原以二字（加上聲調當爲三字）反切，麥都思將之改爲羅馬字。他參考了Walker和Sheridan的發音字典，而大部份採用馬禮遜所編的官話字典中的拼法。麥都思說：「我所使用的拼音法不一定是最好的，但可以自豪地說是統一的。」

爲了說明漳州音的音系和拼音法，他特別設了一章“On the Orthography of the Hok - K̍ēn̍ Dialect”（福建方言拼音法 PP. 32—39）就「十五音」（聲母）和「五十字母」（韻母）跟他的拼音法做了對照，並詳細做了音值描寫。

在“ Table of the sounds in the Hok - K̍ēn̍ Dialect”，（福建方言聲韻表）一節（PP.39 - 41）依照其羅馬字序列出整個漳州音的音節表（不包括聲調）。

在“ On the Conjunction of Initials and Finals”（聲母與韻母結合表）一節（PP.41 - 97）中詳細說明閩南語傳統反切法。此種反切法和切韻式反切法不同。切韻式反切法是取上字之聲母和下字之韻母及聲調結合爲一新字音，閩南反切法則取上字之韻母和下字之聲母，另加聲調拼爲一新音，是爲三字反切法。在本節中，麥都思逐韻說明了聲母和韻母的拼切法。另在“On

the Tones ”（論聲調）一節（PP. 50—55）詳細描寫漳州音的調值。在“ A Table Exhibiting the fifty Joo-boe 字母 je-boe，as divided into eight Tones”（五十字母與八音結合表）一節（PP.56 - 57）列出每一個韻的八音呼法。麥都思注意到聲調在閩南語的重要性甚至超過聲韻母（P.8）。

對傳統閩南反切法的說明，麥都思的這本字典大概是所有文獻中最詳細的了。

2.5 麥都思注意到閩南語文白異讀幾乎分別自成系統的特色，他描寫說：「兩套音讀差異非常大，以致（只）精通於讀書音（他稱爲 reading dialect）的人無法了解口語會話；（只）精通口語的人，也不能了解任何一頁書中文章的朗誦，除非事先已經熟讀過了。」因此他特別設了一節“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lloquial and Reading Dialects ”（論文白異讀 PP.57—64）將文讀音和白話音逐韻作比較，列出規則的對應和不規則的對應。他並列舉了一些跟文讀音完全沒有對應的白話詞（即俗所謂有音無字的無本字詞素），他認爲這些詞素「有一部份可能是由外國傳入，有一部份是在跟中華帝國統一以前就有的福建土語」。

麥都思對文白異讀的概念還不是很清楚，他有兩點混淆：

一、把義借字當成白話音。文白異讀之中有一部份字音值相差很遠，如（以下左文右白） Ché（tsi2）紙 chwá（tsua2），hé（hi2）許 khóe（khou2）可以算是不規則的對應（依麥都思所訂的對應條例），但如chōe（tsou7）助 chān（tsan7），Tóe（

tou2）賭 kéaou（kiau2）則只是不同語源的同義詞，並無對應關係，麥都思卻將之視爲不規則對應。

二、把有對應關係的詞素看成無本字。如 chin chè^{n}à'（眞正）、tek k'hak （的確）…很明顯是有本字的。麥都思竟以爲無本字。

當然，這種誤解在閩南讀書人中也常發生，麥都思只是承襲閩南人的誤解，而且誤解多一點而已。就整體而言，麥都思已傳承了傳統閩南語書面文字的知識，包括正統漢字和閩南俗字，是不可多得的著作。

2.6 麥都思這本字典依扉頁上所說，蒐集了約 12000字，逐字注出文白音（雖不完全），並舉例解釋。他說他主要參考了馬禮遜所著的官話字典及《十五音》《康熙字典》（Inperial Dictionary）。但他的解釋較馬禮遜的字典簡略，他解釋爲什麼只列出最常用的字義而不列出所有字義的原因，是因爲怕使篇幅過度膨脹，他的目的不是要解釋整個language（指漢語），只是要解釋其中的一個方言（指閩南漳州音）而已。麥都思的觀念其實是閩南讀書人的普遍觀念，閩南讀書人編纂的韻書如《彙音妙悟》、《十五音》都只是爲了讓民眾「因音識字」（主要是漢字，兼及閩南俗字）而已。並不是要記錄整個閩南語所有的詞素。麥都思字典中幾乎每一個詞素都有字（漢字或閩南俗字），有許多沒有字的詞素便被忽略了。也可見得麥都思受到閩南讀書人影響之一斑。超脫方塊字的束縛而以口語爲主要蒐集對象，必須等到1873年杜嘉德《廈英大辭典》的出現。

2.7 麥都思在字典中所舉的例句，大部份都是四書、重要史籍、名詩，很少有現代口語詞句。麥都思解釋說：「（閩南語）沒有一位有名的現代作家，有的只有古文的做作。」他又解釋爲什麼不自己造句的原因，是那樣的句子恐怕不是好的中文，引用不合法或不合習慣的句子可能誤導讀者。他希望日後編一本英漢字典，引用英國作家的句子，譯爲中文（當指閩南語而言），以便使讀者分清書面語與口語的區別（見P.10）。

麥都思的解釋可能只是遁詞。事實上他的目的並不是編纂一部口語詞典，只是一部以讀書音爲主的字典，所以不想引用太多口語詞句（頂多只有極少數俗諺）。並且筆者以爲麥都思的造句能力十分有限，這一點從其古句白譯可以發現。他在每句引用的古文句子之前逐字注上文讀音，在句後附上閩南語譯句，所有譯句都是生硬的譯法，不完全合乎口語習慣。

2.8 爲了讓讀者了解閩南語的地位，麥都思設了一章篇幅甚長的“Short Historical and Statiscal Account of the Province Hok-kẻèn”（福建簡史與統計資料P.P.13—32），概述福建的歷史、地理、人口、俗說等。關於福建的歷史，麥氏敘述得很簡略，只提到唐末、五代之間的黃巢、王潮、王審知，至於和漳州關係最重大，被漳州人崇拜爲「開漳聖王」的陳元光則隻字不提。

2.9 麥都思這本字典所代表的方言，麥都思在序言（P.10）中已

清楚地說明是漳州方言，這一點從他的音系和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的對照就不言可喻。但漳州也有許多方言，到底這本字典或《十五音》代表著那一個方言？依杜嘉德《廈英大辭典》序言（P.8）說，麥都思這本字典「記的是漳州音（更精確的說，是漳浦音）」，從現代方言來看，似乎這種說法八九不離十。

3.《十五音》的音讀

3.1 麥都思字典最珍貴的地方應該是替《十五音》記下音讀。謝秀嵐的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是一本韻書。中國自古以來沒有一套標音符號，其標音的唯一方法是製作韻書。福建的韻書，從明末的《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》（1526？）；林碧山《珠玉同聲》（1688？）；黃謙《彙音妙悟》（1800），到謝秀嵐的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》（1818）一直都是三字反切法。

3.2 三字反切法是由傳統二字反切法脫胎而來。傳統二字反切法是：

上字（聲母）＋ 下字（韻母，聲調）

二字反切法因爲下字包含韻母和聲調，故所需韻類甚多，並且切語用字不固定，所以非常難學。但三字反切法將下字中的聲調成分抽離出來，故成爲三字。其切語順序亦不同。十五音系韻書的切語順序是：

上字（韻母）＋ 中字（聲調）＋ 下字（聲母）